



□□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

疫情下，一次『乡村式』的公路救援

4月本该是村民忙着春耕的季节，但今年的这个月里，他们不得不在农忙间隙接力做些别的。

4月初的一天，山东省东明县境内一段高速公路旁，正在防疫点值班的刘承帅拦下了一名想要“私自进村”的司机。司机巨大的油罐车被困在一旁的荷宝高速公路上，而同样被困住的“庞然大物”还有数百辆，“六七百米的样子，走走停停，一眼望不到头。”

“菏泽—宝鸡”高速，是东明县输送化工原料的大动脉。全国各地的油罐车空车而来，载油而去。目的地东明石化就在不远处，司机在这里装满一车的柴油，再发往河南驻马店、四川成都。由于下一站的高速站点要求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，在上一个站点做了检测的司机大部分还在等结果。一天一夜过去了，司机们逐渐焦躁起来，有的人离开屁股坐得发烫的驾驶舱。他们的视线穿过高速旁边漫无边界的荒地，望向远处的村庄。

城关街道的刘街村和李街村是挨着高速公路最近的两个村。疫情形势下，刘街村在高速站旁边设了黑白值守的“防疫值班点”，正是为了避免“高危人群”——货车司机跑进村里。村主任刘承帅和几名大队干部拦下司机，却被告知“一天没吃东西了”，一个司机把钱塞给他，“能不能帮我们买点，小兄弟。”

“临时救助站”

高速路的值班点，是3月上海疫情暴发之后设立的。从早7点到晚9点，刘承帅带着三四个大队干部值守，中午轮流吃饭。“这边的大货车司机很多都是从上海来的，还是带点危险性。”

疫情形势紧张的时候，也正是村委会最忙的时候。刘街村户籍人口有1070人，平常在家的也有700人左右。附近几个省接连有疫情发生，外出打工的村民陆续回流。每周一次核酸检测、村民打疫苗、进出村登记、防疫知识宣传……“家里的地都是老人凑合弄一下，我就盯着这些事。”

那天劝返司机后，刘承帅转头和几个村干部合计：一人出100块，买点吃的和水果放在围栏旁边，再让司机过来拿。“就是想着这样也能保持安全距离，他们也不容易。”七八个人回到村里，凑了1000块钱，把村里的超市买个遍。但是，对于高速路上被困的几百名司机来说，这些东西根本不够。

刘承帅去年5月上任村委员会主任，介绍自己的时候常会提到几个关键词：本村人、退伍军人、中共党员、1997年12月出生、从小习武。

事情发生之后，他马上想到了学武术的“师父”、李街村的党支部书记张少林，也是本地一家连锁商超“南华购物”的老板。听到消息，颇具“侠义”心肠的张少林决定，把自家超市的东西拿出来“献爱心”。

当天下午，在高速路旁边的空地上，标有“东明县南华购物爱心捐赠处”几个大字的红色帐篷支了起来，面包、方便面、矿泉水从车上搬下来，打包成袋充足供应，有几个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抬了一桶热气腾腾的小米粥，用一次性塑料碗盛好，摆在桌子上。每个人都戴着口罩，几个穿好防护服的干部准备把东西从围栏边送进去。

“给恁熬的小米粥，还有馒头和榨菜。热汤热水儿的来到东明让恁吃饱！”“美丽东明，好客山东！吃好吃不好，是俺们东明人的一点心意！”……高速旁边的斜阳余晖里，张少林拿着扩音器，沿着堵车长长的队伍，边走边喊。因为平时喜欢拍小视频，一边的刘承帅拿起手机录下了这一刻。

沉默的车队“醒”过来了，陆续有司机从高速路上下下来拿东西。开始是一两个过来问问情况，几个司机站在路边围观。村干部一边递东西一边解释，“超市老板献爱心，不要钱！”很快，路边的“围观者”越来越多，来拿东西的人也排成小队。被困的司机们连声道谢，有的小心地问一句，“拿两份可以吗？我给别人带一份。”

就这样，两个村的防疫值班点变成了“临时救助站”，刘承帅和张少林带着志愿者每天在村里和高速路边往返送货。等到第4天早上赶到这片空地的时候，他们惊喜地发现，“车队”不见了。“当时心里就踏实了，知道他们又顺利启程了。”

事情过后，刘承帅把拍的短视频发到了网上，意外地引来了很多媒体的关注。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拷走了素材，视频片段也在抖音、微信视频号里流传开了。“当时就想着随便拍一下，没想到会让大家这么关注。”虽然这么说，语气里还是带着一丝年轻人特有的小骄傲。

刘承帅退伍回家是在2019年，到了年底，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暴发，年轻的退伍军人选择了留在村里做志愿者。“大家看到了我退伍回来的转变，可能觉得年轻人也不是只想着玩，还是靠得住的，当时就留下了一个好印象。”

两年后，村委会重新选举，刘承帅顺利入选。这场疫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，也让刘街村迎来了历任最年轻的村委会主任。“年轻干工作更有劲儿，但是前进也很难。”他说。

吃点“热乎的”

如果不是疫情的特殊情况，刘承帅原本计划用今年一年的时间去全国各地“转一下”，给村里引进一两个加工企业，解决老人妇女的就业问题。

城关街道刘街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，以种植小麦、玉米、红花为主。“村里包括附近没有工厂和企业，村委会也没啥收入。”

据刘承帅介绍，因为要照顾和接送孩子，村里能工作的老人、妇女比较多，基本上都有劳动能力。但

是只要人在村里，除了种地就没有其他收入来源。“我一直想从外面引入一些工作到村里来，给老人和妇女找个活干一下，能让他们多一点收入。”

然而，今年春天还没过完，各地持续发生的疫情让他的计划陷入搁置。到了3月底4月初，村子有了新的管控措施，进村需要“绿码”还有核酸检测证明，出村则需要“登记”，“去哪儿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，轨迹如何，都要有记录。”附近村庄的一些外出务工人员也陆续陆续回了家，李街村的田言方就是其中之一。

59岁的田言方是个钢筋工，往年这个时候，他都会跟儿子一起去河北固安、天津等地打工。今年3月底，建筑工地由于疫情暂停了，“一个是材料进不来，第二个，工厂工地也不开，今年基本上外边都没有活儿干。”

3月29号那天，田言方从浙江宁波务工的地方回了家，平时主要帮着老伴儿种种地，偶尔接送两个孙子，一个外孙上学。家里还有4亩地种小麦，一亩多种红花。“去年种的玉米，卖了6000多元，今年还不一定能达到呢。”

居家的时间一长，田言方就有点“待不住”了，往年在外干一年，能赚六七万元补贴家用。自从3月底回家之后，只能隔三岔五地在县城找点零活干。“县城没有多大的活儿，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儿，干几天歇几天。”

据田言方说，这几天村里和他一样从务工地回村居家的人不少，大家都觉得，今年是出不了挣钱了。田言方回家没多久，村子就施行了管控措施，“有那么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吧，不让出村。特殊情况需要登记。”村子虽然“封”了，但物资供应充足，“米面馒头、生活用品都买得到，那都没问题。”

油罐车司机被困的事情，就发生在村子被“封”的这段时间里。

那天早上，田言方正在地里收拾庄稼，远远看见党支部书记张少林带着人去送货。看到同样“停滞”在路上的油罐车，似乎是出于一种善意的本能，无需动员，田言方和村里的几个妇女主动加入了救援，跟着村里的干部们从早到晚守在“救助点”，分装物资，搬运东西。



路上被堵得纹丝不动的油罐车。

行为是可以传导的。当村子里的第一个人想到需要做点什么并且行动起来的时候，后面就会有更多的人陆续地加入。于是，一场特殊时期的“乡村式”救援开始了……



支起大锅熬肉汤。



村庄妇女也是救援主力。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自己是需要的，有那种幸福感和成就感，就坚持了下来。”

东明县有“武术之乡”的美誉。张少林自小习武，在部队也练过擒拿格斗，自诩是个“侠义之人”。在处理村里矛盾的时候，他给自己定了个原则，就是“一碗水端平”。“有钱的人你也不要高看他，没钱的你也不要踩他。”在这个前提下，给老百姓办点力所能及的事儿。

在化工厂上班的那段时间，张少林认识了不少运输化工原料的大货车司机。不久前停在高速路上的油罐车，触动了他心底的“某种情绪”，让这次的“出手相救”颇有些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”的感觉。“不管怎么讲，这些开大车的人出门在外真的不容易。”

“有时候交警查，有时候高速公路口检查。货物超载啊、GPS不行啊、水果蔬菜是不是绿色啊。”有一次，张少林听说了大货车司机自杀的事件，自己唏嘘了好长时间。

和这些货车司机接触多了，加上自己也时常会运送货物的货物，张少林对“路上的事儿”了解的不少。

疫情形势紧张之后，最让这些货车司机头疼的就是“被劝返”。货车司机跑全国，路过一个中高风险地区，健康码就会变“黄码”，司机就会被停滞在高速公路“下不来”。

“我们东明县还是很好的，会组织司机在路口做核酸检测。虽然有时候会疏通得慢点儿，但一直在尽力疏通。”张少林说，有的地方看到“黄码”就会直接把司机“劝返”。赶上沿途服务区被封，各种原因的堵车，像荷宝高速那样货车被“困”在路上的现象并不少见。

所以，看见张嘴求助的油罐车司机，张少林没有怎么犹豫。超市里的货物送了3天，每天花费2000元左右。“山东人嘛，这个侠义之心还是有的。”“说句‘大口号’，咱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我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。作为一名习武者，我尽了侠义之道。”末了，张少林说，“真的是应该做的。”

自我“突围”的网红

堵车发生的第二天，东明县菜园集镇斜街村的

李魁丽收到了堂哥发来的消息：堵在路上了，想吃点热乎的。

李魁丽的堂哥和姐夫都是开油罐车的，也被夹在了这次堵车的队伍里。“离家挺近，就是下不来。”听说还有很多司机一两天没吃东西了，“当时看着堵得挺长的，一眼望不到头那种。”

当天下午，李魁丽和侄女二娜骑着小三轮车到了高速旁。车里装着成袋装好的馒头咸菜和瓶装矿泉水。考虑到一个车上两个人，她们在每个袋子里放了4个馒头两包榨菜两瓶水，额外需要水的就再给。

到了第二天，李魁丽的丈夫买来了肉菜，几个亲戚帮忙，直接在高速路旁边的空地上支起了锅，“我婆婆做肉片汤，我婶子烧火，我和侄女就穿好防护服去送汤。”来拿汤的司机不一会儿就排起了小长队。不时有几个本地的司机开几句玩笑，“嫂子又变漂亮啦，还拍不拍视频啦？”

在不少本地人眼里，43岁的李魁丽是个切切实实的“小网红”。两年前，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李魁丽开始把一些农村的生活日常、邻里琐事拍成故事发在抖音里。“没办法，都在家闲着，就当个业余爱好。”在她的视频里，自己扮演“大嫂”，侄女扮演妹妹“二娜”。自己的婆婆、大姑姐、婶子分饰不同的家庭成员。“灵感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儿，夸张了一下。”

没想到的是，这些颇有点“土味儿”的短视频涨粉飞快，挺多“家人们”评论，“看你们的段子像追电视剧一样”。现在，她的抖音号“农村陈哥”已经有了134万粉丝。

“今天就不给大家更新段子了哈。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南边高速路上堵了好多司机师傅，因为特殊情况，一天都没有吃饭啦，俺跟二娜去买点馍和咸菜，给他们送去，尽一点我们的微薄之力！”

在这个4月8日的作品里，李魁丽把“送馍”的事儿发在了抖音上，获得140.9万个赞，将近10万的评论里，爱心的表情和“好人一生平安”刷了满屏。后来，这个视频被置顶在“农村陈哥”的主页里。“出门在外都不容易，谁出门都有可能碰到困难的时候。我们想着做点能做的。”

在拍短视频之前，李魁丽感觉自己的人生有点“被困住了”。为了孩子哪儿也不能去，所以就特别羡慕能走出去的人。

20岁出头的时候，李魁丽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当地开办了一家民办幼儿园。因为学过幼师，又喜欢小孩，她自己管理，自己教学，一直做了11年。直到2015年左右，李魁丽的父亲突发脑出血，加上公婆年龄渐长，丈夫让她“别去上班了，在家帮着两边的父母种种地，带好小孩就行了”。顾得了这边顾不了那边，没有太多的精力，后来幼儿园就不做了。

短视频的事业和越来越多的“家人们”给了她新的“充实感”，也让她有了更远的想法。“现在就想着好好拍抖音，然后把咱们这边的土特产，西瓜啊、粉肚啊，看看能不能推销到外地。”

看了很多别人的直播带货，李魁丽自己尝试了两次，发现“不太会说”，“真的是隔行如隔山，说起来挺容易，但实际上话到了嘴边儿说不出。我们文化有限，也不太会说，直播现在也挣不了钱。”一开始手机质量也不太行，一些粉丝反映“画质不好”，还有一些评论“不太好听”。但是李魁丽还是坚持了下来，“先凑合着吧。”

对于李魁丽来说，“肉片汤”的事情虽是偶然，却也是一次新的契机，“粉丝说，这才是有爱的主播”。“嫂子，说不定有一天咱俩出门路难喽，人家也给咱送。”

“对！”乡村崎岖的小路上，万物萌发的春天里，小三轮突突地向南开去。未来虽不可预期，某些东西在人们心里显然是更加坚定了。

（此稿采写得到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吕兵兵大力支持）